

索马雷总理谈他访华的印象

巴布亚新几内亚报纸社论《要向中国多多学习》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月十八日刊登一则消息，摘要如下：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迈克尔·托马斯·索马雷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八人，结束了对我国的访问后，十七日下午乘中国民航专机抵港，并在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索马雷总理畅谈了他对新中国的印象。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方面的发展。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一片青绿，满布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简直使亲眼目睹的人感到惊讶。中国人民已有充裕的粮食供应。”

“昨日（十六日），我在广州参观了交易会，令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在展馆中见到琳琅满目的产品，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小型机械和工具，非常适合农村使用，农民无需懂得高深的技术也可以操作。”

他又表示，在新中国社会里，妇女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谈到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双边贸易的前景时，他说：

“两国的双边贸易正在扩大，两国的政府官员正努力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

【本刊讯】巴布亚新几内亚《信使邮报》十月十八日发表题为《要向中国多多学习》的社论，摘要如下：

索马雷总理现在已离开中国。已是时候了，我们该深入研究一下由于他的成功访问会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带来的许多好处。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持续的文明的发源地，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则是世界上最近建立的和最小的独立国家之一。因此两国建交具有重大意义。

北京的政策长期以来是支持贫穷人民和穷国对强大富国的指责。很幸运，索马雷是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访问中国的。他会见了中国的新领导人并得益于他们的较温和态度。

中国政府决定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立即建交，这一事实确实是索马雷的一次胜利。

这种友好的双边关系将以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形式，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带来可观的好处。我们对中国的农业思想学得越多越好。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领域里有很多要学习。

美报报道《挪威倡议北约组织举行武器问题会谈》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月十九日刊登一则报道，题为《挪威倡议北约组织举行武器问题的会谈》，摘要如下：

挪威国防当局已经倡议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举行军事参谋人员的会谈，旨在让盟国在挪威贮存军事装备以便保卫北约组织的战略北翼。几乎可以肯定，北约组织盟国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将会招致苏联对挪威政府的愤怒。但是挪威人提出俄国在遥远的北方不断加大加强陆海空军一事，作为北约组织方面作类似的加强充分理由。

把军事装备预先部署在挪威北部的做法，将是改善北约组织的防御态势的一个决定性措施，因为挪威自己的能力显然受到它可得到的人力和资源的限制。

菲律宾报纸社论《中国领导人》

说有经验的中国现领导人很可能保持住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中国领导人认为，毛主席发动的大跃进，在华国锋领导下会最出色地得到有力贯彻并取得成功

【本刊讯】菲律宾《今日公报》十月十九日以《中国领导人》为题发表社论说：

中国领导班子差不多仍然是毛泽东在世时帮助治理国家多年的那些老资格的政府人员和党内年长的人。这对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是好征兆，因为要治理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非有经验不可。由于有经验，现领导人很可能保持住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

由于局势稳定，政府就能作长远计划并贯彻其经济发展计划。局势稳定后，人民就能安宁地工作，一点也不会想到政治混乱，这种混乱只能使他们的生活困难起来。它可以同世界其他国家扩大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如果它陷入了经常的政治动乱，可以想象它就不能赶上工业国，不管它如何有效地动员它的众多的人民。中国现领

导人大概十分了解这一点，也许已决心在已故毛泽东主席规定的意识形态范畴之内以较快的速度使其经济现代化。

【本刊讯】菲律宾《联合日报》十月十五日发表社论说：

中国人民决心按照毛和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方针继续中国的建设工作，尽量避免延误和干扰，并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取得这个国家的八亿人民以前从未达

到过的势头。

党的领导人认为，毛自己发动的大跃进，在华国锋领导下，会最出色地得到有力贯彻并取得成功。

亚洲，特别是菲律宾，在争取这个地区的和平中可以坚定地确信会继续得到中国的友谊和支持。由于肯定继续执行已故毛主席的讲究实效的政策，中国的新领导人就进一步推动了争取世界缓和的事业。

美报报道《超级大国唯恐打乱势力范围》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记者吉姆·霍格兰的一篇报道，题为《超级大国唯恐打乱势力范围》，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今年放松了对西欧几个最大的共产党的控制，这种做法助长了一种新的、有可能打乱全球均势的政治势头。

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感到担心的是，欧洲共产党团结起来（这种团结仍处在尝试阶段），会打破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欧洲确定下来的势力范围。

美国的决策人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时而不加重视，时而加以诋毁，而不是试图对这

种共产主义正在造成的新形势施加影响。

其结果是实行了一项同这个缓和时代显得不相称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政策。许多欧洲人觉得，这种政策放过了一个机会。

葡萄牙社会党领袖苏亚雷斯在谈到“改邪归正”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表示忠于民主信仰的决心时说：“有无诚意在当前是个次要问题。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声明当作是真的。这就会引起某种政治势头，人民将迫使他们兑现他们的诺言。”

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阐述了同样的看法。他争论说，美国在西班牙开展的反对共产党合法化

的外交运动至少是犯了方向错误。冈萨雷斯说：“宣布放弃以前那些概念的党正在吸引着新的政治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将对这些党施加影响，使之变得较为民主一些。这个过程是不应当反对的。”

西班牙共产党的流亡领导人卡里略也说：“如果美国继续把欧洲所有共产党都看作是苏联的工具，不肯承认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欧洲除了反美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然而，福特政府改变其顽固政策的可能性看来是几乎不存在的。福特政府的政策是拒绝任何这样的建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应当鼓励这种变化。

看来，福特政府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私下政策，也同其在竞选中的公开立场一样顽固。

美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今年早些时候曾直接向基辛格国务卿表示过对这一政策的不满，后来便突然被调到欧洲之外的另一个岗位上去了。基辛格的一名高级助手曾对欧洲客人说，美国宁愿意大利有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而不愿它有一个真正自由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党。

看来，福特政府的

反对意共、西共和法共的新形象的情绪，要比福特总统曾说到过的一种担心来得深得多。这种担心就是：一个复兴了的、繁荣的和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将证明是象三十年前的受到劫掠的东欧一样容易被俄国接管的。

实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党，通过显示其不受莫斯科和华盛顿控制的独立性，通过呼吁解散那些巩固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军事联盟而正在使自己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以争取对于要求俄国人和美国人同样撤回自己国内的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持。

莫斯科显然对于在西方出现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政权会对它的东欧帝国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心。这个东欧帝国，一九六八年曾出动坦克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类似的尝试。

美国则担心，多米诺骨牌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共产党参加意大利政府一事会说服其他西欧政府放下防范共产党旨在参加政府的活动的铁幕。

简言之，两个超级大国都担心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丧失权力。显然，它们两国都宁愿保持目前这种冻结的局面——不管欧洲怎么认为——而不愿出现一种可能导致冲突的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局势。

【本刊讯】美国《读者文摘》(香港版)九月号刊登文章,题为《导弹基地移向海洋》《超级大国正积极建造精密复杂的核子导弹潜艇》,摘要如下:

潜入海底后很久,大家能记得的,不是人声或偶尔的机器声,而是更深沉的寂静和绝对静止的感觉。没有一点振动。只能在仪表上看到你移动得多快,身在何处。有时,对讲机传来艇长的声音:一道命令,或是一则通告。

核子导弹潜艇和别的潜艇不同。它们并不在海洋交通线上四处巡弋,寻找敌舰,或与敌方舰艇在海中捉迷藏。它们是海底导弹基地,不管平时战时,只有一个不变的目标:日日夜夜在海洋下面躲藏等待,一接到命令,就把核子导弹射入太空。

核子导弹潜艇可能是人类建造的最复杂的武器,它是许多工技发展的成果,核子能是其中一种。在小型核子反应器问世前,潜艇用柴油引擎和蓄电池,一次只能持续航行数小时,即须浮出水面或升至可以使用通气管的深度。有了核子动力,潜艇就能无限期地在海底航行。(核子能还能发电,从海水中提取氧)只要食物供应不缺,船员体力顶得住,一艘核潜艇可以长期潜伏水下。美国核子导弹潜艇可以连续航行约七十天之久。

核子导弹潜艇有一任务,无论何时,都必须知道它的正确位置,因为发射地点计算错误,发射出去的导弹就不能准确。所以核子导弹潜艇必须依靠另一种先进技术:惯性制导。这是成套毋需辅助设备的陀螺仪和名叫加速度计的小砵码。潜艇在海中航行时,由陀螺仪控制的加速度计把潜艇向四面八方的移动记录下来,用信号送交电脑。电脑根据这些信号,算出潜艇的速度、距离和准确位置。

一艘核子导弹潜艇内最了不起的先进技术,大概要算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载运工具”

港刊文章《导弹基地移向海洋》

《超级大国正积极建造精密复杂的核子导弹潜艇》

(以下简称多弹头导弹),这种导弹有许多弹头,可射到相距一百五十公里的个别目标。弹头装在名叫“母弹”导弹的最后一级上。下降时,装有导向系统和纠正方向火箭的母弹,按电脑指示投下弹头。母弹每发出一个弹头,电脑就发动纠正方向火箭,使母弹进入适当位置,准备再次投弹,如此这般,直到全部弹头投完。

美国一艘现代核子导弹潜艇,装有十六枚导弹,每一枚导弹的弹头,可以多到十四个,这样一来,这艘潜艇所载弹头,最多可以多到二百二十四个。每个弹头的威力比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大三倍。

发射导弹演习,随时都可能举行,认真紧张,有如实际作战。紧急行动令出现在保密器上。假如真要发射导弹,命令须由总统发出(如果华府已被毁灭,则由应变人员发出)。命令真实与否,须由两个官员根据锁在保险箱内的底本核对。

核对命令时,艇长或者指挥官下令“各就战斗位置,准备导弹”,全体艇员立即进行准备。命令经核对无误以后,艇长再下令:“进入一级状态。”这是一艘核子导弹潜艇最高的戒备状态。

美国第一艘发射导弹的核子潜艇是北极星型,一九六〇年下水。今日美国有四十一艘核子导弹潜艇,其中北极星型十艘,较新的海神型三十一艘。苏联第一艘弹头导弹潜艇在一九六三年下水,如今有四十四艘。法国有三艘,英国有四艘。

北极星型潜艇长一百一十五公尺,高、宽各九点七五公尺,重七千吨。海神型长一百三十二

公尺半,高九点七五公尺,重八千五百吨。美国还有一种叫三叉戟型更大的核子导弹潜艇,可望于一九七九年下水。这种潜艇长一百六十三公尺,高十三公尺——有四层楼那样高一重一万八千吨。每艘三叉戟型核子潜

艇携带导弹二十四枚,有效载荷最大射程六千五百公里。每一艘三叉戟型核子潜艇的建造费用,至少需十八亿美元。

一艘美国潜艇大约有艇员一百四十人,住处和控制中心,都在潜艇前段三分之一的地方,机舱和反应器位于尾段,导弹全在中段。

在战斗位置,艇长面前有一个扁平金属箱,箱面有十六排绿灯,标明发射导弹过程的每一步骤。艇长只要注视灯光,就能知道每一枚导弹准备发射时的进程。箱底正中有个钥匙孔。

紧急行动令到达后,副艇长和另一官员,必须到一个双层保险箱去拿一把钥匙。只有他们和另外两位替代官员知道保险箱字码锁的字码,而且每个人只知道外层或内层保险箱字码锁的字码,没有一个人同时知道内外两层的字码。

一般人都认为在海洋监听技术方面,美国比苏联要先进很多年。不过有了海底声波监听网,并不等于美国具有攻击苏联核子导弹潜艇舰队的能力,特别是惟有把敌方所有核子导弹潜艇一举歼灭以后才能算是攻击成功。如果让一两艘潜艇漏网,发动攻击国家的本土,也要遭受毁灭。

在一个“好日子”,美国也许在大西洋上能找出数艘苏联潜艇的位置。许多时候一艘都找不到。可是潜艇当然总是在海洋中潜航,双方都是如此。

不论何时,美国都至少有二十艘核子导弹潜艇在海中巡弋;苏联通常大约有十二艘。这些在海中隐藏移动的潜艇,简直不会受攻击,比固定的陆上导弹基地安全得多;所以美苏两国日益倚赖这种潜艇。到了最后,所有核子导弹,按时下流行的话说,都要“移向海洋”。

法《新报》报道苏美出售军火情况

《苏联今后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

【本刊讯】法国《新报》十月七日——八日以《苏联今后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为题发表文章,摘要如下:

十几年来,军火买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兴隆的项目之一,仅仅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这段时期,所签订的军火出售合同就达三千五百七十九亿八千七百万美元之多。

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是第一号军火供应者。今年,它将向十个国家出价值达七十亿美元的军事物资,而这些军火大部分是卖给中东国家的。

伊朗:总价值四十九亿七千万美元。沙特阿拉伯:总价值七亿九千四百万美元。以色列:总价值二亿七千二百万美元。南朝鲜:总价值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

新加坡:总价值一亿二千四百万美元。巴基斯坦:总价值八千万美元。西德:总价值四千四百万美元。

世界第二位的军火商——今年是第一位——是苏联。

仅仅出售给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军火总共超过八十五亿美元。

但是,同西方出售军火的国家一样,苏联集团也加强了向中东和非洲出售军火。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国拥有的军备的比例是有益于共产党集团的:坦克是三比一,战斗师的数目是二比一,战斗机是二比一,大炮也是二比一。

欧洲共产党集团的优势的另一个因素,是它们各国武器的标准化,而西方人在北大西洋组织中却有二十二种不同的反坦克炮,十七种型号不一的坦克,型号繁多的雷达和大炮,这就使它们军队的后勤组织工作大大瘫痪。

在中东,苏联人通过配备极现代化的T—54式坦克,五十多架米格—23飞机和萨姆—7导弹(这些曾在斋月战争中重创以色列空军),彻底重新武装了伊拉克

军队。

在非洲,东西方竞争的结果引起了军备竞赛的现象,这种竞赛如何解决还很难确定。实际上,苏联人已重新组织了乌干达的军队,它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现在是用苏联的物资装备的。另外,索马里军队也得到同样的改组,并配备了苏联教官,这些

利用贸易代表团身份进行间谍活动 苏间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

【美联社巴黎十月十六日电】官方人士今天说,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一位三十六岁的成员,戴着假发和假眼镜,在本周早些时候被逮捕。他身上携带着法国一种新飞机发动机的秘密图纸。此人已被驱逐出境,罪名是“公然进行工业间谍活动”。

提供消息的人士证明该间谍是米哈伊。索洛维耶夫,并说他是本星期二(十月十二日)在巴黎的一座教堂外面被抓住并于次日被送上一架前往莫斯科的

教官已和苏联物资同时到达。苏联人现在每年生产三千辆坦克(而美国是九百辆),华盛顿估计,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莫斯科在共产党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出售了价值四百亿美元的军火。

这期间,一段时间以来在非洲竞售军火对西方人稍稍有利。

相互都想在军事物资上超过对方的愿望,使得苏联人和美国人进行着一场无休止的竞赛。

飞机。这些人士提供的详情如下:

索洛维耶夫上月与发动机的设计者进行了接触。该发动机正在一家法国工厂制造。

经过数星期的谈判,这位已向法国反间谍机构作了汇报的设计师“同意”将发动机的设计图交给索洛维耶夫。

他们约定在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在第十三区的一座教堂外接头。设计师按照预定时间交出了图纸,就在索洛维耶夫拿起图纸时,警察便抓住了他和那些图纸。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十月三日发表格林菲尔德的一篇报道,题为《美国军队得到英制军服》,全文如下:

美国正在购买二十万套两件一套的英制服装,以供军队用。这种服装是用一种特殊的轻质材料制成的,服装的颜色是雅致大方的橄榄绿色。

这项合同价值为五百零二万八千英镑,这批军服将使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装束最好、保护得最好的一部分。

每套英制三号三防(防核武器、防生物武器、防化学武器)的军服每套价值为二十五镑,英国陆军采用这种服装装备,以保护军人不受核战、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散落物的影响。穿上这种衣服,再戴上防毒面具,就可以抵抗辐射线、细菌武器和神经毒气。

轻而多孔 尽管这种服装具有这种多样的保护性能,但它重量轻而且多孔,可以使战士长时间穿这种服装生活、工作和作战而无不舒服的感觉。

这对于部队可能不得不一次就连续几天几夜穿这种衣服是极其重要的。

它具有很大的收缩性,可以卷起来装进一个小布袋里,士兵可以在战备时随身携带。它还有一个好处,这种服装可以防雨,可以洗涤,不易燃烧。

三号服装包括裤子和罩衣,罩衣有兜帽可以与防毒面具相衔接。它由两层材料制成,里面一层经过特别浸渍并涂有一层活性炭,以吸收毒气和空气中的雾化杂质。

英国现在被广泛认为在防核战、毒气战和细菌战方面居世界首位。

三号服装使英国士兵成为防护能力最强的部队。

美国为其驻欧洲部队购买的这批军服是对北约装备标准化作出的一个贡献,抵销了美国向英国出售的武器。

英
道
报

《美国军队得到英制军服》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九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安哥拉内战在继续》的文章，摘要如下：

看来，老朋友在罗安达打起来了。由一个名叫西罗夫的先率率领的一个苏联代表团，在完成对罗安达进行的一次微妙而绝密的使命之后于本周到达伦敦。俄国人对安哥拉的钻石正在遭到情况表示担忧，这是很可能的。有消息说，古巴人一直在这个国家走私钻石，他们绕过俄国人和德比尔经销中心组织，把它倒卖到巴西去。德比尔经销中心组织销售全世界钻石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内图总统也象葡萄牙人那样，接受该组织为安哥拉钻石的经销人。看来，西罗夫的使命是奉命前去维护俄国在安哥拉钻石生产方面享有特殊地位的权利。

在莫斯科，在俄国自己钻石的销售安排问题上一直在幕后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外交部和克格勃的官员极力主张使它单独成为一种贸易活动，而商务方面的官员则一直在维护俄国同德比尔之间的现行协议。（耐人寻味的是，西方某些情报人士说，克格勃在一些偏僻国家工作的特务现在所得到的报酬是钻石。）

但是，俄国人、古巴人和安哥拉政府之间的争执不仅仅是在钻石问题上。在安哥拉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现在是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内图目前是处于一种日益动摇的地位。古巴人仍在支持他。他的私人警卫人员大部分是古巴人。而俄国人则在谨慎地主张让外长多斯桑托斯来代

英《外事报道》文章《安哥拉内战在继续》

替内图。多斯桑托斯得到了内政部长阿尔维斯的支持。多斯桑托斯讨了一个俄国老婆，并在俄国留学数年。引人深思的是，今年七月份，他拒绝陪同内图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哥拉反共游击运动的活动（在南部，主要是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继续，就更加有意义，尽管他们很少为人们所了解。最近访问欧洲的安盟成员表示希望建立“解放区”，并在该运动的《宽扎宣言》的基础上建立临时革命政府。安盟今天显然是安哥拉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近两个月来，二月份把安哥拉的一切城市都丢给为古巴所支持的人运以后转而采取游击战的安盟，对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政府的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作战活动。

由于安盟军事活动的结果，安哥拉政府原定于八月九日重新开放英国所有的本格拉铁路的计划没有成功。在和平时期，这条铁路是安哥拉最重要的商业大动脉，赞比亚和扎伊尔的大部分出口物资以前都是通过这条铁路。安盟的人士说，席尔瓦波托以东的一段铁路实际上已经瘫痪。更靠近大西洋的游击队活动还阻塞了（如果不是完全封锁的话）来往行人和交通的畅通，但是，由于不允许驻安哥拉境内的少数持中立观点的记者到任何靠近这一行动的地区去，很难对交通受阻的确切程度作出估价。

虽说在被包领土卡宾达海湾石油公司的子公司已恢复了工作，但是那里的脱离主义组织（被

包领土卡宾达解放阵线）则在继续戏弄安哥拉政府，挑逗安哥拉和古巴军队追击至扎伊尔境内。扎伊尔是被包领土卡宾达解放阵线游击队的庇护所。安盟同该组织没有正式联系。安盟认为，卡宾达是安哥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安盟承认卡宾达同安哥拉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有“历史上的独特特点”——这是表明两个组织之间的私下相互谅解的一种外交格式。更重要的是，安盟的第二把手普纳是卡宾达人。他是曾在前个世纪同葡萄牙签署“协定”的普纳酋长的后裔。

对安哥拉整个中部高原这一最肥沃、人口最多的地区，该解放组织声称拥有全面的控制，以一个平行的政府统治着一个“国中之国”。中部高原的二百万人口大部分是奥温本杜族。他们同安盟是紧密相连的。该民族占安哥拉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其他部族的农民可能也是愿意要安盟政府，而不喜欢由象内图本人那样的城市混血人占统治地位的人运政府。

安盟主席萨文比称，他在安哥拉境内有二万二千名武装支持者，并说，他将在这些人当中组成七千人的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同时继续鼓励其余的武装支持者继续坚持单独的破坏和骚扰行动，并帮助为了安盟的利益维持农业生产。

安盟宣布，它自己的武器弹药可以用到明年六月。但是这些武器是由不同的国家制造的。安盟同以前一样非常需要电台和通讯设备。

安盟目前正想找到一位军械制造或修理者和愿意提供游击队训练的国家。安盟可能会从南美洲的一些右翼政府那里得到有限的援助，因为这些政府想看到卡斯特罗丢脸。

西方通讯社报道

泰当局颁布实行全面反共措施的新法令

【合众国际社曼谷十月十八日电】泰国执政的军人政权今天颁布在泰国实行全面反共措施，与南越曾经一度实施过的一样。

这项新法令使军事当局有权宣布一些不准人居住的地区，并且有权拘留在这个地区发现的任何人，不用经过审讯或合法控告，就可以把他扣留三十天至十八个月。

它还允许军方控制食品、药物和其他消费品的贮存，防止这些东西落在共产党人手中。

这项法律几乎与前几年亲美的西贡政府在南越实施的法令一样。

这是除了上周颁布的“法令二十二”以外的新法令。上星期颁布的法令允许无限制地拘捕和拘留九类人，其中包括“任何骚动者”。

根据“法令二十二”已经拘捕了数以千计以至可能数以万计的人，来自曼谷周围和各府的报告表示，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扫荡和拘捕危害新政权的人。

【法新社曼谷十月十七日电】泰国电台今天引用国防部命令说，武装部队总司令和陆军司令负责在泰国实施全国戒严令。

这项命令又说，地方军事司令负责在各自的地区实施戒严令。

十月六日，当泰国行政改革委员会掌权时便下令实施戒严令。它授权陆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法律、秩序和国家安全。陆军有权搜查、拘捕或跟踪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和没收任何材料。

【法新社曼谷十月十七日电】《暹罗国民

报》今天报道，自从十月六日泰国实施军事统治法以来，约有四千人被拘捕。

【路透社曼谷十月十七日电】泰国新军人统治者今天宣布加强现存的反共法例，限制个人离开国家和进入共产党游击队活跃地区的行动。

正当军警展开全国性扫荡，继续追捕共产党可疑分子和反政府分

法新社报道

老挝要求泰国驻老武官离境回国

【法新社万象十月十四日电】从可靠人士处获悉，老挝当局已要求泰国驻老使领馆武官玛纳在十五天内离开老挝。

这些人士说，老挝领导人决定不让泰国使领馆设立这种军事观察员

子之际，泰国电台宣布了修改过去二十四年一直实施的法令。

【南通社曼谷十月十五日电】曼谷恢复了宵禁并且关闭了所有的学校，这使这个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城市感到惶恐不安。

军人委员会首脑、海军上将沙鄂提供了突然决定恢复宵禁和关闭所有学校的原因。他说，军事情报机构获悉，有人准备在十月十四日——三年前推翻他依独裁统治的那一天——策划“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职位，这就使得泰国不得不召回其军事代表。

对于政府的这一决定，官方没有作解释，这位武官和他的助手得在十月底之前离开老挝。

这是在一个半月内第二次要外国武官回国。在上月作出类似决定之后，美国武官在九月二十九日离开了老挝。

万象观察家们认为这些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是要作为对这两个有关国家的政策的一种谴责。导致老挝政府赶走泰国武官的很可能是上周泰国政权的更迭，因为这次行动受到了老挝的强烈谴责。

《新非洲》周刊文章《内图去东方》

说莫斯科认为这是挫败美国在南部非洲外交的良机

【本刊讯】在塞内加尔出版的《新非洲》周刊十月十三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内图去东方》的文章，摘要如下：

令人好奇的是，邀请内图访问苏联正是南部非洲气氛日益紧张的时刻和紧接着所谓“前线”五国部分拒绝关于罗得西亚问题的基辛格计划之后。人们不大可能不知道，在这些国家中，安哥拉占据重要地位。

如果说内图总统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认为他的访问是为了解决国内问题，相反莫斯科则认为这是挫败美国在南部非洲外交的良机。

当人们注意刚才上面所说的话时，莫斯科显然想把将协助它对抗华盛顿的该地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团结在五个“前线”国家元首的周围。可移动的卒子是内图，因为他得到民族主义者的巨大同情。内图高喊他的国家“独立”将是徒劳的，因为社会和经济困难使他在苏联的压力面前变得软弱起来。因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愿失掉这个机会，也不愿意让那个地位已变得非常令人讨厌的基辛格再度扩大其影响。

要使莫斯科和华盛顿商定一个共同政策来解决某个冲突是困难的。因此人们有这样的印象：苏联人采取一种微妙策略。当这里或那里发生冲突时，他们就观望。而一旦美国发生兴趣，莫斯科便伸出它的“爪子”来。这就是自基辛格访问南部非洲以来苏联领导人给我们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内图在莫斯科之时，纳米比亚领导人努乔马则同古巴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苏联似乎想通过苏—古联盟来解决南部非洲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看来这似乎是唯一现实的道路。俄国人所希望的，就是要把美国人继续在这个地区玩着的那张牌夺过来的这种持久的解决办法。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内图将拒绝同努乔马玩苏联的牌。仍然需要克里姆林宫帮助的安哥拉总统，将可能是莫斯科在五个“前线”国家首脑身边的辩护人或耳目。苏联不抱幻想，不大怀疑内图在重新研究美国在南部非洲的政策时将考虑这个因素。人们正是在对内图总统的莫斯科之行提出疑问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衡量美国人在南部非洲这个棋盘上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注视着正在策划的阴谋。

【法新社新德里十月十七日电】印度《新闻》周刊今天报道，印度南部马德拉斯地区过去三天来暴雨成灾，造成洪水泛滥，结果有一万人无家可归。该周刊说，与邻近市镇的公共交通和铁路交通由于第一天的滂沱大雨而告瘫痪。

【法新社曼谷十月十七日电】自从昨天开始，这个地区的雨量已接近一四〇毫米。六时，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正在密切注意水灾情况。据一些援救人员估计，这次水灾的房屋和财物损失达数十万澳镑。

【路透社堪培拉十月十七日电】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蹂躏了新南威尔士的昆比恩市镇和堪培拉一些地区遭水浸。昆比恩市镇和堪培拉相距几公里。工程人员发出警告说，从昆比恩开始的上游八公里的一条十七公尺高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可能会被决堤后，那里的一万多名居民已被撤走。

澳南部遭百年以来最严重水灾

小坂外相就日中和日苏关系答记者问

【本刊讯】日本东京第十二电视台十月十七日报道：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十月十七日同日本记者举行对谈，就中日关系和日苏关系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今天打算请小坂外务大臣集中就日中关系和日苏关系问题谈一谈想法。我认为目前日本国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局势。中国政情变化对日本的外交，尤其是对今后的日中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小坂：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具有正象毛泽东语录所象征的那样的非常卓越的思想。她一直吸引着中国国民。而辅佐毛主席的主要人物周恩来总理则在不久前逝世。两位都是今年以来相继逝世。大家都认为正象风吹进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之中一样，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并认为那是不好的。

但是比预料早得多，在毛泽东逝世的服丧期间一结束，就发生了大的政情变化。但是，正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扎根很深，它已成为中国的指导理论。

虽然我们很难预测今后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正象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联合声明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主席是强烈主张发展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正如声明中所说的，“日中两国必须世代友好下去”。

我们认为，作为亚洲的日本来说，为了同亚洲各国一起相互维持和平、相互富裕起来，日中友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次政情变化的。无论组成什么样的领导体制，无论出现怎样的领导人，我们对中国都将采取友好的立场。这一点将不会发生变化。

问：当前日本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件重大的悬而未决的事项，那就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外相就职以来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

小坂：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取很慎重的态度。

我和乔冠华外长是初次见面，虽然我多次去过中国。但是总是未能遇上，这次是第一次。由于这个关系，这次会谈有些相互问候的性质。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四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尚未缔结。令人觉得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多少有一点焦躁。

问：外相不打算通过访问中国来打开这一局面吗？

小坂：看起来，靠出席联合国大会顺便进行会谈的那种想法是不行的。我们作为战争的善后处理同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作为我们来说，是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的，我们还是要到对方去，促膝相谈，这是重要的。与其搞小动作，莫如开诚布公地会谈。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问：记得好象在去年你写过一篇主张把反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正文的文章，希望你联系到这篇文章一起做一下说明。

小坂：在拟定联合声明时，第七条说这一联合声明是指日中两国相互间的问题的，并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因此，相互没有什么争论，而实际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所谓反对是有一种积极的含义的。这一条很容易造成一种要针对别的国家联合搞什么似的印象。

我仔细的研究了那个条文的原文，大致上是符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日本宪法说不能派兵到外国去。尤其是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方面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什么的。因为有日本宪法的限制。过分拘泥于这一点，对方就会认为背后还有什么打算。我觉得莫如可以不拘泥于这一点。不过，宫泽说过许多主张，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我并不是说那种主张不好，但目前还处于和对方开诚布公进行谈判的阶段，不是对方如不接受这些主张就不行的事情。双方为了亚洲的和平而前进，以联合国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双方相互合作。如果抱有这样一种宗旨的话，既不会拘泥于这种主张，也不会特别抱有别的什么想法。

问：在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外长发言清楚表明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特别是当前要反

对苏联。对于中国，极端地说，反对霸权不包含反对苏联的意思就没有意义。中国是这样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的。

小坂：这是中国的理解，日本并不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样对待不是很好吗。反霸权是一种哲学。形式上同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一样，它所以需要是有人谋求霸权，因此就产生了安全保障的问题。日本过去曾谋求霸权，到中国大陆去，给中国添了各种麻烦，我们以后为此很痛苦。如果基于这种深刻的反省，我们对反对霸权并不需要如此抵触。只是作为现实问题，苏联有抵触。一九七二年美国和中国发表了上海公报，使用了同样的词句。被称做霸权主义的美国一方提出反对霸权，也反对第三国的霸权。如果是那个时候写明反霸权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在原则上出现了抵触，因此也必须看到这种抵触的现实。

问：一九七二年发表联合声明时，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声明第七条。现在成了这种状态，是由于中国以后鲜明地提出了苏联是当前的敌人。

小坂：这同中国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是战争的善后处理，决定今后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的问题。这对日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拥有和平宪法，不能敌视任何国家。必须讲明也应当讲明日本的这一立场。

可是，没有必要要求中国也同意这一立场。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立场。说：中国如果不同意这一立场，我们就不签署条约。这有点过分了。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圆满地加以调整。

问：也就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立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加以解释……

小坂：明确地讲到这一程度或许多少有些问题。比如说：采取将日本的立场写进取得双方一致同意的会谈记录、或者日本方面单独发表声明、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明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但是将它作为缔约的条件，又有点过分了。

问：正象你刚才说过的，日中关系和日苏关系微妙地绞在一起，我想这是日本外交非常困难的地方。今年正好是日苏邦交恢复二十年，我们想听一听外相对日苏关系的根本想法。

小坂：日苏两国非常近，是近邻关系，友好相处绝对必要。日苏关系逐年改善，这是非常重要的。日苏邦交恢复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不论是人员往来，还是经济关系。双方的贸易一年已约达三十亿美元。还有天然气、石油、森林资源的开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却没能缔结和平条约。

原因实质上是因为存在北方领土问题。围绕着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个岛的归属问题，我们主张象波茨坦宣言所写明的那样，战胜国不得利用那次战争而夺取别国的固有领土，归还我们的固有领土四岛，在这一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但是苏联怎么也不同意。

幸好，对方从一开始就讲过四岛问题是一揽子问题，最近终于同意在谈判和平条约过程中讨论四岛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必须以国民全体的意志为背景，进一步顽强地进行交涉。

问：这次在联合国外相和葛罗米柯的会谈，同与乔冠华外长的会谈是鲜明的对照。连一杯水都没有。外相以非常严肃的调子进行了应付。有一种不大好的说法，说因为有米格飞机事件做为“人质”，所以外相的立场非常强硬。

小坂：实在是不幸的事件，我们并没有把它做为“人质”的想法，相反我们认为那是对方的痛处，并不想去摸它。

可是，在我们看来，那是侵犯了领空权，在我们民用机场强行着陆。我们把飞机从函馆机场运到自卫队的基地，进行调查，按照国际法这是允许的，理所当然的。按国际惯例也都是这么办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搬运那么大的飞机的手段，借用了美国的运输机，进行调查也很困

难，将它拆成一块块的，将来不能用了，搞坏了不好，因此要用放射线透视，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幸而有美军的技术军官，让他们帮帮忙吧。就这样又借了人。但是始终

是日本进行的调查，日本自己搞的。借美国的要付钱、付给工资。可是在苏联看来，这真是岂有此理！这正是我和葛罗米柯外长会晤的时候，所以气氛十分冷淡。苏联有一句谚语说：“越吵架越友好”。从前我当外相的时候，就和米高扬总理吵过架，但后来进行捕捞海带谈判时，结果解决了安全捕捞海带问题。

关于米格25飞机问题，我对葛罗米柯说了，一待调查结束了就归还。幸运的是调查已全部结束了，因而，只要对方来领取，随时都可以归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日苏友好的大的潮流来看，应当把它当作偶然发生的一个不幸的事件来对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归还的时候，还是不要张扬悄悄地归还为好。因为对对方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伤口，是驾驶最先进的飞机的尖子飞行员来到日本要求到美国避难，是对方的一个痛处。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触及对方的伤口，以悄悄地归还为好。而我也感觉到了，对方也认为日苏之间还是友好相处下去为好，因此，我想还是设法把它当作一件不幸的事件，争取早一点把它忘掉为好。

问：但是，在纽约举行的会谈中，葛罗米柯还是作了根本没有考虑要归还北方四岛那样强硬的发言……

小坂：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多少有点不同。总而言之如果对方过去同意我方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主张，那么条约就缔结了，而对方坚持说不知道有这件事。而我方则坚持说双方曾谈过这件事，谈判一直持续到现在。葛罗米柯说他虽然赞成缔结和约，但却不记得谈过归还四岛这种说法，这同苏联以往的态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问：我们的印象是，已往已经提到谈判桌上的问题，这次又从谈判桌上撤消了。

小坂：尚未到那种地步。不过，还是要经过努力。而且是否也可以说，双方都正在努力。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不是无论如何也不改变只有一揽子归还四岛才能缔结和约这一根本态度……

小坂：是这样的，我认为，不归还四岛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对方归还了四岛以后，又提出要求归还千岛、归还库页岛那也是不行的。问题必然在于日本国民应当就归还四岛取得一致，否则是不好办的。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继今年一月葛罗米柯来日本继续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缔结和约的谈判之后，这一次日本方面要……

小坂：当然，这一次轮到我们去。

问：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小坂：想尽可能将我方与对方的议程很好地加以调整，就缔结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约问题去进行谈判。

问：今年八月经团联代表团访苏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曾亲自会见，对取得日本的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双方还商定于十一月再次举行日苏经济委员会联席会议，但是，由于发生了米格飞机事件日苏关系冷淡起来，这次会议能否开成将成为观测最近的日苏关系的一个焦点，对这一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小坂：对这一问题，希望你们还是不要从短期的观点，而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为好。

问：这就是说，今后也要尽可能响应苏方请求合作的要求，日方也打算积极地干下去？

小坂：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问：由于中苏对立非常严峻，日本在外交上是极其难办的，在对这两国的关系上，日本始终要对中苏对立采取严格的中立……

小坂：是这样。

问：是不是对中苏采取等距离外交？

小坂：我认为还是不作这样的分析为好。等距离这个词本身就不怎么妥当的（众笑），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不相等，对日本来说，还是要推行和平外交。

小坂外相就日中和日苏关系答记者问

【本刊讯】日本东京第十二电视台十月十七日报道：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十月十七日同日本记者举行对话，就中日关系和日苏关系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问：今天打算请小坂外务大臣集中就日中关系和日苏关系问题谈一谈想法。我认为目前日本国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局势。中国政情变化对日本的外交，尤其是对今后的日中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小坂：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具有正象毛泽东语录所象征的那样的非常卓越的思想。她一直吸引着中国国民。而辅佐毛主席的主要人物周恩来总理则在不久前逝世。两位都是今年以来相继逝世。大家都认为正象风吹进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之中一样，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并认为那是不好的。

但是比预料早得多，在毛泽东逝世的服丧期间一结束，就发生了大的政情变化。但是，正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扎根很深，它已成为中国的指导理论。

虽然我们很难预测今后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但是，正象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联合声明所表明的那样，毛泽东主席是强烈主张发展同日本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正如声明中所说的，“日中两国必须世代友好下去”。

我们认为，作为亚洲的日本来说，为了同亚洲各国一起相互维持和平、相互富裕起来，日中友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次政情变化的。无论组成什么样的领导体制，无论出现怎样的领导人，我们对中国都将采取友好的立场。这一点将不会发生变化。

问：当前日本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件重大的悬而未决的事项，那就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外相就职以来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很积极的态度。中国方面的反应如何？

小坂：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在友好的气氛中采取很慎重的态度。

我和乔冠华外长是初次见面，虽然我多次去过中国。但是总是未能遇上，这次是第一次。由于这个关系，这次会谈有些相互问候的性质。

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四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尚未缔结。令人觉得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多少有一点焦躁。

问：外相不打算通过访问中国来打开这一局面吗？

小坂：看起来，靠出席联合国大会顺便进行会谈的那种想法是不行的。我们作为战争的善后处理同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作为我们来说，是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的，我们还是要到对方去，促膝相谈，这是重要的。与其搞小动作，莫如开诚布公地会谈。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问：记得好象在去年你写过一篇主张把反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正文的文章，希望你联系到这篇文章一起做一下说明。

小坂：在拟定联合声明时，第七条说这一联合声明是指日中两国相互间的问题的，并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因此，相互没有什么争论，而实际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所谓反对是有一种积极的含义的。这一条很容易造成一种要针对别的国家联合搞什么似的印象。

我仔细的研究了那个条文的原文，大致上是符合日本的和平宪法的。日本宪法说不能派兵到外国去。尤其是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方面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什么的。因为有日本宪法的限制。过分拘泥于这一点，对方就会认为背后还有什么打算。我觉得莫如可以不拘泥于这一点。不过，宫泽说过许多主张，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我并不是说那种主张不好，但目前还处于和对方开诚布公进行谈判的阶段，不是对方如不接受这些主张就不行的事情。双方为了亚洲的和平而前进，以联合国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双方相互合作。如果抱有这样一种宗旨的话，既不会拘泥于这种主张，也不会特别抱有别的什么想法。

问：在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外长发言清楚表明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特别是当前要反

对苏联。对于中国，极端地说，反对霸权不包含反对苏联的意思就没有意义。中国是这样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的。

小坂：这是中国的理解，日本并不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样对待不是很好吗。反霸权是一种哲学。形式上同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一样，它所以需要是有人谋求霸权，因此就产生了安全保障的问题。日本过去曾谋求霸权，到中国大陆去，给中国添了各种麻烦，我们以后为此很痛苦。如果基于这种深刻的反省，我们对反对霸权并不需要如此抵触。只是作为现实问题，苏联有抵触。一九七二年美国和中国发表了上海公报，使用了同样的词句。被称做霸权主义的美国一方提出反对霸权，也反对第三国的霸权。如果是那个时候写明反霸权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现在在原则上出现了抵触，因此也必须看到这种抵触的现实。

问：一九七二年发表联合声明时，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声明第七条。现在成了这种状态，是由于中国以后鲜明地提出了苏联是当前的敌人。

小坂：这同中国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是战争的善后处理，决定今后日本外交的主要目标的问题。这对日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日本拥有和平宪法，不能敌视任何国家。必须讲明也应当讲明日本的这一立场。

可是，没有必要要求中国也同意这一立场。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立场。说：中国如果不同意这一立场，我们就不签署条约。这有点过分了。在这一问题上，需要圆满地加以调整。

问：也就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立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加以解释……

小坂：明确地讲到这一程度或许多少有些问题。比如说：采取将日本的立场写进取得双方一致同意的会谈记录、或者日本方面单独发表声明、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明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但是将它作为缔约的条件，又有点过分了。

问：正象你刚才说过的，日中关系和日苏关系微妙地绞在一起，我想这是日本外交非常困难的地方。今年正好是日苏邦交恢复二十年，我们想听一听外相对日苏关系的根本想法。

小坂：日苏两国非常近，是近邻关系，友好相处绝对必要。日苏关系逐年改善，这是非常重要的。日苏邦交恢复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不论是人员往来，还是经济关系。双方的贸易一年已约达三十亿美元。还有天然气、石油、森林资源的开发，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却没能缔结和平条约。

原因实质上是因为存在北方领土问题。围绕着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个岛的归属问题，我们主张象波茨坦宣言所写明的那样，战胜国不得利用那次战争而夺取别国的固有领土，归还我们的固有领土四岛，在这一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但是苏联怎么也不同意。

幸好，对方从一开始就讲过四岛问题是一揽子问题，最近终于同意在谈判和平条约过程中讨论四岛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必须以国民全体的意志为背景，进一步顽强地进行交涉。

问：这次在联合国外相和葛罗米柯的会谈，同与乔冠华外长的会谈是鲜明的对照。连一杯水都没有。外相以非常严肃的调子进行了应付。有一种不大好的说法，说因为有米格飞机事件做为“人质”，所以外相的立场非常强硬。

小坂：实在是不幸的事件，我们并没有把它做为“人质”的想法，相反我们认为那是对方的痛处，并不想去摸它。

可是，在我们看来，那是侵犯了领空权，在我们民用机场强行着陆。我们把飞机从函馆机场运到自卫队的基地，进行调查，按照国际法这是允许的，理所当然的。按国际惯例也都是这么办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搬运那么大的飞机的手段，借用了美国的运输机，进行调查也很困

难，将它拆成一块块的，将来不能用了，搞坏了不好，因此要用放射线透视，而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幸而有美军的技术军官，让他们帮帮忙吧。就这样又借了人。但是始终

是日本进行的调查，日本自己搞的。借美国的要付钱、付给工资。可是在苏联看来，这真是岂有此理！这正是我和葛罗米柯外长会晤的时候，所以气氛十分冷淡。苏联有一句谚语说：“越吵架越友好”。从前我当外相的时候，就和米高扬总理吵过架，但后来进行捕捞海带谈判时，结果解决了安全捕捞海带问题。

关于米格25飞机问题，我对葛罗米柯说了，一待调查结束了就归还。幸运的是调查已全部结束了，因而，只要对方来领取，随时都可以归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日苏友好的大的潮流来看，应当把它当作偶然发生的一个不幸的事件来对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归还的时候，还是不要张扬悄悄地归还为好。因为对对方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伤口，是驾驶最先进的飞机的尖子飞行员来到日本要求到美国避难，是对方的一个痛处。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触及对方的伤口，以悄悄地归还为好。而我也感觉到了，对方也认为日苏之间还是友好相处下去为好，因此，我想还是设法把它当作一件不幸的事件，争取早一点把它忘掉为好。

问：但是，在纽约举行的会谈中，葛罗米柯还是作了根本没有考虑要归还北方四岛那样强硬的发言……

小坂：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多少有点不同。总而言之如果对方过去同意我方关于北方四岛问题的主张，那么条约就缔结了，而对方坚持说不知道有这件事。而我方则坚持说双方曾谈过这件事，谈判一直持续到现在。葛罗米柯说他虽然赞成缔结和约，但却不记得谈过归还四岛这种说法，这同苏联以往的态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问：我们的印象是，已往已经提到谈判桌上的问题，这次又从谈判桌上撤消了。

小坂：尚未到那种地步。不过，还是要经过努力。而且是否也可以说，双方都正在努力。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不是无论如何也不改变只有一揽子归还四岛才能缔结和约这一根本态度……

小坂：是这样的，我认为，不归还四岛是不行的。但是，如果对方归还了四岛以后，又提出要求归还千岛、归还库页岛那也是不行的。问题必然在于日本国民应当就归还四岛取得一致，否则是不好办的。

问：如果是这样的话，继今年一月葛罗米柯来日本继续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缔结和约的谈判之后，这一次日本方面要……

小坂：当然，这一次轮到我们去。

问：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小坂：想尽可能将我方与对方的议程很好地加以调整，就缔结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和约问题去进行谈判。

问：今年八月经团联代表团访苏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曾亲自会见，对取得日本的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双方还商定于十一月再次举行日苏经济委员会联席会议，但是，由于发生了米格飞机事件日苏关系冷淡起来，这次会议能否开成将成为观测最近的日苏关系的一个焦点，对这一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小坂：对这一问题，希望你们还是不要从短期的观点，而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为好。

问：这就是说，今后也要尽可能响应苏方请求合作的要求，日方也打算积极地干下去？

小坂：我认为这是可以的。

问：由于中苏对立非常严峻，日本在外交上是极其难办的，在对这两国的关系上，日本始终要对中苏对立采取严格的中立……

小坂：是这样。

问：是不是对中苏采取等距离外交？

小坂：我认为还是不作这样的分析为好。等距离这个词本身就不怎么妥当的（众笑），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不相等，对日本来说，还是要推行和平外交。